

# 天馬行空

## 莊/子/的/世/界 ⑤

陳重文 主講  
慈安 整理



〔接上期〕

第四點談與莊子同代的當代學士。由於平民學者地位與勢力之逐步伸張，乃至轉駕於列國君權之上。像墨家本該與政治絕緣，然而墨家亦依然走上接近政治的路。此亦事勢所限。墨子常常保送其弟子到各國政府去，當時各國君相貴族，必未真能欣賞墨子的理論，然墨家善守禦，因此遂為各國政權者所樂用。（墨主兼愛，因主非攻，乃變為為人守禦，又墨家本屬工黨，善為守禦之機械，最著名的莫如孟勝為楚陽文君守城事。正因此等事，大為當時貴族有權者所重視。）由是，游仕們的學說，因得勢而逐漸轉移，他們開始注意到自身的出處和生活問題。他們注意的精神，已自貴族身上轉移到自己一邊來，顯出貴族與游仕在社會上地位的倒逆。約可分五派：

（一）勞作派：墨家苦行教的嫡系，此可以許行、陳仲為代表。此派主張君民共耕，不恃人而食，似乎是墨家精神最高的表現。

（二）不仕派：滑頭的學士派，此可以田駢、淳于髡為代表。此派安享富貴生活，寄生在貴族卵翼之下，而盛唱其不仕之高論。稷下學士皆不治而議論，淳于髡、田駢為之首。

〔三〕 祿仕派：為以法術保持祿仕之進一步活動，即縱橫家，以可以公孫衍、張橫為代表，此派積極的惟務祿仕，縱橫即聯絡各國祿位主義者，以外交路線互結成一勢力，以期於不可倒。

〔四〕 義仕派：儒家之正統，此可以孟軻為代表。此派一面反對陳仲、許行，主張分功易事，承認政治的生活，即承認士君子禮樂的文化生活。一方面反對田駢、淳于髡，即反對游談寄生之生活，學者之賈族生活，主張士不託於諸侯，須把官職來換俸祿。一方面又反對公孫衍、張儀，專以妾婦之道來謀祿位，主張以禮進退。

〔五〕 退隱派：亦稱玩世派，乃道家之正統，此可以莊周為代表。此派從理論上徹底反對政治事業，比許行、陳沖激烈，卻不一定主張刻苦的勞作生活，比許、陳溫和。既不願有禮樂文化，又不願為勞苦操作，更不願為寄生祿位，所以雖屬玩世，而終成為一種嚴正的學派。只有限於冥想的生活中心，自得其精神上的最高境界。

以上諸派，公孫衍、張儀一怒而諸侯懼，

安居而天下息，其勢力可想。次之如淳于髡，邀遊齊梁，遍受極優之敬禮，田駢貲養千鍾，徒百人。孟軻稱連蹇，謂其所如不合，然而後車數十乘，從者數百人，傳食諸侯。莊周雖隱論，亦與大國君相隨時通聲氣，其友惠施，即為梁惠王相，與張儀、公孫衍為敵。陳仲子餓於於陵，而聲名足以震鄰國，許行亦有徒數十人。當時平民學者的聲氣和地位，實更超孔墨之上。（錢穆著《國史大綱》）

莊子他就是生在這樣的一個時代。一個偉大的人物的誕生，一定有他的時代背景，這叫做「緣起」。這是第一點，「莊子的生、死，與他的年代」。我們約略了解莊子的年代，當時中國進入那樣一個時空，空前的紛亂，也空前的光芒。台灣的現在也有些類似，只是沒有戰爭而已，但是社會形態也是空前的混亂，黑金充斥，黑道漂白，為了股票，為了核四，為了兩岸關係，紛亂得已經讓人不知辨別誰是誰非。今天的世間，要辨別已經很困難了，就是「緣起」的狀況非常錯綜複雜。但是就另一方面來說，縱有相當強的經濟能力，在這「因緣」的結束，經濟可能會崩潰。成住壞空，本來就

是循環，緣滅就壞死了。

東周春秋戰國時代，到了戰國，時代的十字街頭，已經過了一半，最後被秦統一，延續了兵事強盛的盛況。秦墓挖出的兵馬俑就可探知一二，當時秦國的國勢若無強大，那會有那種盛大的兵馬俑，真不知費了多少人力和心力。當時人民的生活，我看也不會比四十年代大陸的生活好到那裡去。最近去了一趟大陸，山區、偏遠內陸地區，連燈光也沒有，甚而吃剩酸掉的丟棄食物，亦有人搶著吃，更別想要表達自己的思想。天安門事件，雖然已經過了幾年，回想當時，其實這種處理方式，是大陸一貫的「伎倆」，只是外國不知道而已。在內陸，多的是類似的事件到處發生，大陸是司空見慣，處理方式「殺」，只因當時大陸傳媒不自由，國外沒人知道而已。天安門，因是在北京，又有那麼多外國媒體，大陸忘了這點？或許……不曉得……他終於還是照樣殺了。這種屠殺，對他們而言，以前不知做過多少次，並不認為有何不妥，像在成都、西藏、雲南，發生這樣的事件，一下子就把它們解決掉，根本沒什麼可以溝通，也不讓他們有溝通的空間。

與機會。我們不曉得大陸的可怕、惡劣，還以為天安門是有始以來最恐怖的事。只是北京是文明都會，各國使節、媒體都在那兒，終於暴露這些惡習。也可能他們做慣了這檔事，疏忽了這點，如果知道會演變得全球皆知，我想再野蠻也不敢那麼大膽吧！至少會小心處理。

莊子就是活在這紛亂的時代，所以悲慘的事故很多，但是他所描述出來的那些悲慘事故，皆藉此說明為修道有成。他講「真人」的狀況是怎樣呢？看到那腳被砍掉，或者喪失一隻的，表現吊兒郎當，表現根本不在乎，莊子認為這個幾乎就是「無我」。齊物論的開頭，「南郭子綦隱機而坐」，南郭子綦是在南城的有道之士，憑靠著幾案而坐，仰天而噓，忽然間那種狀況，就像是喪失掉他的形體一樣。那一天他的弟子顏成子游，「位侍乎前」，看到他的情形，就問他：老師啊！今天靠在幾案，躺在那裡的態度跟以前的樣子不一樣哦！子綦說：唉啊！你問得太棒了，你難道不知道嗎？今天我喪失掉我了，「今者吾喪我，汝知之乎」，然後下面就開始整個齊物論的內容了。

〔續下期〕